



四平三次建省实录



四洮铁路局办公楼先后成为国共两方各自的辽宁省政府办公楼

自1941年7月至1949年5月的八年之中，四平曾相继三次建省。即日伪建的“伪四平省”；国民党建的“辽北省”；共产党建的“辽北省”。

现将三次建省概况，简述如下：

日伪建“伪四平省”

伪四平省公署：根据伪满洲国国务院指令，于1941年7月1日成立。下辖1市9县：四平市、长岭、双辽、梨树、昌图、开原、西丰、西安(今辽源市、东辽县)东丰、海龙县。首任伪省长徐家桓(1941.7.1—1943.4.1)，继任曲秉善(1943.4.1—1945.8.15)。伪省次长均由日本人担任，先后有野田清武(1941.7.1—1942.5.18)田边秀雄(1942.5.18—1943.5.19)关口保(1943.5.19—1944.12.1)，角田忠夫(1944.12.1—1945.8.15)。

1943.12.1、袁怡(1943.12.1—1945.4.1)常守陈(1945.4.1—1945.8.15) 警务厅：厅长市川敏(1941.7.1—1942.8.15)、高松征二(1942.8.15—1943.9.13)、武藤喜一郎(1943.9.13—1945.8.15) 实业厅：厅长袁怡(1941.7.1—1943.12.1)王保粹(1943.12.1—1945.8.15) 这个由日本侵略者建立的“伪四平省”虽有中国人(汉奸分子)当省长，却一切大权都操在日本人的伪省次长手中。这是残酷压榨、剥削、掠夺四平人民的法西斯反动政权。

国民党建“辽北省”

辽北省政府：国民政府于1945年9月在重庆宣布设置辽北省，实际上，1946年1月10日在四平成立。行政区域辖1市10县8旗：四平市、通辽、双辽、梨树、昌图、开原、西丰、东丰、北丰(西安)、海龙、长岭县、科尔沁左翼前、中、后旗，科尔沁右翼前、中、后旗，库伦旗，扎鲁特旗。

辽北省政府组成人员：主席：刘翰东(1945.9—1948.2.18) 徐梁(1948.2.18 继任) 委员：刘翰东、徐梁、张式纶、傅毅桂、白世昌、李充国、包宏霖、张东国、王天任、王泰兴、贺喜业、勒图墨尔根(上述诸人先后于1945—1948年)间任命。1948年3月13日四平解放后，国民政府对辽北省政府委员仍有任命，但已无实际意义，故略去。) 秘书长：徐霖 民政厅厅长：张式纶 财政厅厅长：傅毅桂，王洽民(1949.10.29继任) 教育厅厅长：白世昌(林耀山、满广信曾先后暂代厅长)建设厅厅长：李充国 警务处处长：初任洪廷厚(兼四平市公安局局长)，继任王泰兴(1947.9 试用) 社会处处长：侯天民 会计长：黄喜汉 干训团教育长：曾也石 1946年1月8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率近百名官员到四平，成立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同时，收降惯匪“天下好”、“草上飞”和

伪满警宪特为骨干的地主武装3000余人改编为辽北省保安部队，用以巩固地盘，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北上。但其匪性不改，白日为兵，夜间为匪，鱼肉乡里，恶事不断，群众称其为“二满洲”“红眼队”“降队”。

1946年3月13日，驻平苏军撤回。蒋介石以沈阳为基地派兵北进。鉴于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全国即将爆发全面内战的形势，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从保卫人民抗日胜利果实出发，立即作出解放四平的决策，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批准。 战事经过：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八面城组成解放四平前线指挥部。3月17日4时发动总攻。保一旅一团从城西南海丰屯、玻林子一线，万毅师十六团从城东南六家子一线，以铁路为界，分别自南向北并盾齐攻；十旅二十六团和辽西二分区一部则在东西三道林子和北山一带阻击策应。激战10小时包围了敌人最后据点一省政府大楼(现二〇七医院)，敌几次突围未成于下午2时，战斗结束。除敌保安司令张东凯、副司令王永清漏网外，俘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以下官员百余人，匪首王大化、王耀东等，歼土匪武装3000余人。其中，打死打伤500余人，缴获重机枪9挺、轻机枪60挺、机关炮1门、火炮31门、步枪2000余、马700余匹、汽车20辆、其它军用品无数。民主联军阵亡66名，负伤169人。

中共建“辽北省”

1945年10月8日，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扩大会议精神，梁文斌被派来四平，从“辽北省地方维持会”会长毕赞华中接管政权，于11月5日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议，组成辽北省自治政府。省主席阎宝航(未到职)、副主席梁文斌。辽北省政府下辖3个专署、14个县(市)政府。四平市归省政府直辖。1945年12月初辽北省政府撤至昌乐县八面城，年底又向北转移。1946年1月12日东北局指示撤销。将原辖区中长途以西各县划归辽西行署，四平市为辽西二专署所辖。 1945年12月建立的辽西行政公署，主任为朱其文，副主任王兴让、于文清。1946年6月1日，辽西行署与吉江行署合为辽吉行政公署，主任朱其文，副主任于文清。驻地开始在洮南，1946年9月25日，迁驻白城子。辖5个专署、36个县(旗)政府。四平市为辽吉二专署所辖。1946年12月1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第八次常委会决议。取消辽吉行署，恢复辽北省建制。辽北省政府于1947年2月1日在白城子正式宣告成立。辽北省政府委员7人，阎宝航、朱其文、王思华、徐公振、魏兆麟、乌力图(蒙古族)、宋广常。省参议会会长于文清。省政府主席阎宝航，副主席朱其文。1947年12月7日，朱其文另

有任用。由黄欧东接任辽北省副主席职务。1948年12月27日，黄欧东另有任用，由杨易辰接任辽北省副主席职务。辽北省政府驻地，1948年2月25日由白城子迁至郑家屯，同年11月7日迁回四平市。 1948年7月23日，根据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辽北省政府接管原辽宁省第二专署所辖的西安、东丰、西丰、海龙、清原、开原、沈抚联合县，改称辽北省第三行政公署。同日，辽北省政府转发东北行政委员会7月11日决定，将辽北省后方办事处所属的洮安、洮南、洮北、开通、瞻榆、镇安、安广、大赉、乾安、前郭等10县(旗)划归嫩江省。1948年8月17日，辽北省重新划定区划：辽北省政府辖5个专署、33个县(旗、市)。四平为省直辖市。 1949年4月2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建民字第15号命令：将奈曼、库伦扎鲁特、东科、东科后旗和通辽、开鲁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将东丰、海龙、清原、西丰、西安5县和西安市划归辽东省管辖。将怀德县、长农县、长岭县、公主岭市划归吉林省管辖。其余中长途西部和辽北省南部16个县(市)与辽西省合并，成立新的辽西省。四平市为辽西省直辖市。辽北省于1949年5月5日由于行政区划变更而撤销。(引自《四平市志》)

一生的老兵

张程



父、舅舅、舅妈和兄弟姐妹们都是极温暖的人，深厚的家风，源远流长。 受家庭熏陶，妈妈16岁就参加了革命，1949年在汉口考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事政治大学，随队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上，与一线作战的人民志愿军第39军某部炮兵担任指导员的父亲相识、相爱，并肩作战，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保卫祖国奉献了青春和美好年华。 妈妈先转业到地方，随爸爸回到了东北，驻守祖国的北疆，我就出生在部队大院。 虽然很早就退伍了，但是妈妈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妈妈的柜子里，压箱底的一定是叠的板板正正的军装。按照她的遗愿，和爸爸一样，走的时候，戴的是军帽，穿的是军装，她们是一辈子的革命军人。 妈妈最喜欢听，也最喜欢唱的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生病这几年，受脑梗压迫，看不见东西了，眼睛总是闭着。但是，当我们一起哼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妈妈总是睁大双眼，放着光芒。 老话说得好“有妈在家就在”，虽然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我也成为了妈妈，我们的儿女也已经长大，我们这代人也将渐渐老去，但是在外奔波、打拼，累了、倦了第一时间还是会想起妈妈、想到家。因为妈妈的爱是唯一不用说感恩、不用求回报的爱。妈妈想要的从来就不多，她总是希望我们子女身体健康一点、人生顺遂一点。 记得有位诗人写过： 母亲是船，日夜操劳只为送儿女到岸； 母亲是树，寒冬酷暑都帮儿女挡风挡寒； 母亲是灯，不论多晚都有等待的温暖； 母亲是光，行移路上总有坚定的陪伴。 如今，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我知道妈妈去找爸爸了。 当两个老兵在天堂相遇，请转告老战友，当今中国，盛世华堂，已如您们所愿。您们的儿女，我们会牢记您们一生的教诲，做像您们那样的人！

妈妈程斌，不仅名字中有文有武，人生也是能文能武。我的名字取自父母之姓，遗憾的是我没有继承两位老兵更多的好品格、好作风、好传统。 说文，妈妈是建国前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事政治大学的学员。说文，妈妈也是上过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虽然与爸爸比，妈妈年龄不长，却是一生的老兵！ 2022年2月5日(正月初五)上午九时许，一生向往光明的她，在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这位92岁的老兵永远地离开了。 已经卧床三年半的妈妈，安详地走了。 从来不愿麻烦别人的人，走的时候，也悄无声息。 我去看妈妈，总是在早晨，老妈喜欢在洒满阳光的时与我聊天。所以，只要在家，节假日的早晨我一定会早早地去陪妈妈。 朴素的妈妈总是穿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熟悉妈妈的同事和邻居，根本看不出她曾是旧中国号称“九省通衢”大户人家的小姐。外祖父毕业于黄埔军校。1996年，我曾陪爸爸、妈妈去武汉见过那个大家庭的人，姨妈、姨

第二编

四平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

(1931年9月—1945年8月)

党史

我为粮谷“出荷”，曾到过九家困难户，实地观察过。贾杂铺屯老马家，全家5口人，其中3个孩子数九寒天，都穿裤子穿。我一进屋，炕上4个人盖着一床破被。孩子妈说：“村长啊，你来看看，我们孩子都光着屁股，没裤子穿。”我揭开被一看，果然孩子和红虫一样，一丝不挂，真是可怜。她说：“我们穿到这个份上，还叫我们‘出荷’，不是冻死，就得是饿死……”说着，放声大哭起来，把我弄得出不来，进不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安慰她说：“我给你往上报，可以豁免的，你们等着听信吧！”嘴上安慰她，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作退出屋去的场面话，就是报上，也不会批准的。 还有一家，什么姓名我忘记了。她姓3个，冬冷大雪遍地，还穿单裤，3个人共有一条棉裤，轮班做饭时，谁做饭，谁穿棉裤。我问她们：“你们男人都做什么呢？”她们说：有的当国兵，有的当劳工，有能力的不挣钱，没有能力的坐吃山空，还供不上嘴呢！哪里穿起棉衣裳啊！我听到这些，也实在无法可说，也只有听而已[周明久：《粮谷出荷见闻》，《四平文史资料—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专辑》(第五辑)，第130页。]

(二)金融掠夺 强制储蓄

日伪统治者为了扩充军需生产，弥补预算赤字，实行了强制储蓄。1939年12月28日以敕令350号公布了《贮金部法》，其中第一条规定了“政府为奖励国民储蓄，以资统制资金之运用，于满洲中央银行设置贮金部，使其担当国民储蓄资金之收受和运用”。伪政权

吸收储蓄的形式五花八门，如设立各种储蓄票，强行搭配在人民必需的消费品价格中。又如在1939年即开始实行的职员义务储蓄，根据《职员义务储蓄规程》规定，中国人职员的义务储蓄率为：月薪150元以下者是2%，150元以上者是4%，250元以上者是6%，最高是8%。此项储蓄在每月发薪时扣除，而且规定：“本储蓄除退职或死亡外，概不退还之”[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9页。]。 1940年，伪满政府通过协和会大搞所谓的国民储蓄运动，设置储蓄机构，强制人民储蓄。1940年的储蓄额为8亿元，1941年11亿元，1943年16亿元，1944年达到30亿元。这种储蓄首先在各大城市进行，1943年又制定了《国民储蓄法》，把储蓄的范围由城市扩大到农村。在农村实行摊派，按耕种土地亩数来分摊储蓄额。 每年伪经济部把储蓄任务数额分到各省，然后由省内各银行、机关、会社、工商业者、邮政局及各市县委来分担。1943年伪四平省分担储蓄数7000万元，四平市分担5000万元，农村负担2000万元[《于静远等证词》，《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3页。]。 1944年秋天，伪省长曲秉善和伪实业厅长王保粹到开原、昌图两县，召集县内各伪机关首脑人物和工商业代表开会，督促他们协助完成储蓄任务。农民储蓄是奉伪经济部和兴农部的命令，指示各县在农民粮谷出荷时，按其粮价的20%强迫储蓄，迫使农民在领到粮价后，立时储蓄；不储蓄就不配给物资，各粮谷交易场都没有专人负责管理储蓄。1943年完成农民储蓄

1800万元，1944年农民储蓄2000万元。邻组储蓄，是伪四平市协和本部通过市内邻组，按每月每户收入的0.5%强迫市民购买，根据《邻组义务储蓄规程》规定，这个金额，每月为7000元，每年为8.4万元[《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92页。]。1943年、1944年、1945年3年间，每年都受伪满经济部大臣阮振铎的储蓄命令，伪四平省都完成5000余万元的储蓄额。 伪四平省长自1943年至1945年，以储蓄为名，在城市榨取了1.5亿元，在农村榨取了3800万元。还在城市推销必胜储蓄票22.4万元，总共榨取1.8822亿元[《曲秉善口供》(1954年8月21日)，《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05页。]。 为了更多掠夺东北人民的钱财，日本侵略者从1941年到1943年进行了3次战时大增税，大肆搜刮国民脂膏。第一次增税是在1941年8月，主要内容是提高烟税、酒税、卷烟税率等，增添了饮食税、特别卖钱税和通行税等，这就使伪政府每年增加1.5亿元的收入。1942年10月实行第二次战时大增税，这次重点是增加消费税，主要是进一步提高酒税和交易税等税率，新增了清凉饮料税、勤劳所得税、法人所

得税等，为此每年增收1.6亿元。1943年12月又实行第三次战时大增税，这次提高了酒税、清凉饮料税、烟税、特别卖钱税和法人所得税。此外，增加了专卖的利润，修改了土地税。每年增收2.46亿元。到了1945年，除继续修改税制扩大税收外，根据经济平衡资金制度，大量提高了香烟和鸦片的价格，增收金额达3.5亿元[《古海忠之笔供》(1954年7月21日)，《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94页。]。 1937年人均负担国税6.68元，到1943年人均负担国税达16.2元，增加近3倍。 强征地税、地捐、滞纳金 1937年，梨树县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各区粮谷全部减产，有的村完全绝收。伪满实施最严厉的地税、地捐，无论怎么催促，农民也无力缴纳。伪梨树县公署不得已只好宣布“缓年待征”。“缓征”，好像是对农民“开恩”了，其实，这是更残酷的剥削。因为伪县公署规定，“缓年待征”的地税、地捐，将来征收时除正税外，还要加收3成的“滞纳金”，即每年正税金额外加3角罚金。也就是说，由于天灾造成的歉收和农民的困苦，日伪当局非但不减免捐税而且要罚款。由此可见日本人的毒辣心肠了。(未完待续)

